

大乘起信論講記

敏智法師講
大成居士筆錄

民國六十一年（壬子）冬十一月，香港佛教光明講堂，及中道學會，禮請 敏智老法師講說大乘起信論。自是年十一月一日起，至翌年（民國六十二年——癸丑）八月一日，功德圓滿。歷時九閱月，中間除因節日輟講兩期外，合共演講三十六次。每值星期三，在光明講堂弘揚佛法，圓音普被。聽眾比丘僧尼，在家居士，溥蒙利益。個人學佛之初，尤霑恩澤，乃發心逐日紀錄，藉作修持參攷，惟以賤恙時作，不克按期恭臨道場，則賴錄音之便，終勉於成。

惟當紀錄之初，因個人對佛教所知既淺，復以術語費解，除翻閱佛學詞典外，仍須呈 敏師刪斧，增其煩勞。乃蒙謬譽謂因此紀錄增加其勇猛精進之心，則實深慚愧，不禁汗顏。自紀錄完畢，始覺佛教道理深廣，確非言語文字所能表達於萬一，更恐紀錄錯誤，既負 敏師，更負聽者讀者，倘因而害己害人，尤不勝惶恐。

敏師在講演大乘起信論期間，聽眾中先後聞悟皈依三寶者，有五六次之多，人數逾百，俱見吾師修為學識使人仰慕，有足多者。

至於所紀文字，盡力採用通俗白話，謬誤之處，雖經刪改，仍不免因行文關係，有辭不達意之憾。更因篇幅關係，為避免冗長，致 敏師於講演時之精闢妙喻，未能全部收納，雖有紀錄不及千百之一，尤深歉仄。

最近吾 師應美國佛教善信堅邀，遠赴美洲弘法。吾等方慶良師指引，修持有進，何期頓失南鍼，又感徬徨。惟有將吾 師臨別贈言，謹記在心，精勤勇進，以期不負厚望云耳。

中華民國六十二年——癸丑（公曆一九七三）八月六日

記錄者 弟子大成謹識

懸論

一、釋論題目

佛法所講的因緣道理千真萬確，世間不論任何法，如果離開因緣的話，絕對不能成就的，此次講大乘起信論，也是因緣會遇。羅無虛居士，聞名已久，雖曾見面，但始終未曾深談。這次由靈真法師介紹，我們終於在光明講堂晤面，討論佛法，相談之下頗能契合。羅居士主持中道學會，每逢星期三講演佛學，和在家居士互相研究佛學，造就甚深，頗有基礎。且以科學與佛法配合，善巧方便，更引人入勝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，宏揚佛法如居士

者最為契合機宜。而講大乘起信論的因緣，也就產生。

「大乘起信論」五字為一論的論題。「大乘起信」四信為別題，「論」字為通題。今將大乘起信分為二段，一、大乘，二、起信。釋迦牟尼佛人間成佛，行化人間。佛在世時，佛法一味，佛的莊嚴威德，攝受所化，人無異心，善根純厚。直到佛陀入滅壹百年後，尚無若何變化，這一時期的佛教名為原始佛教。一百年後至二百年間，弟子爭論，意見不和，一味的佛法就不能分裂了。分裂後的佛教，名曰部派佛教。摩那經云「六百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，毀滅佛法，有一比丘名曰馬鳴，善說法要，降伏一切諸外道輩……」大乘佛法興起，就於此時在人間行化了。大乘的大字有「絕對大」與「對待大」，不同世間的大，相對而成，小物望大物，大物名大，小物名小，不知大的更有大，

小的更有小，大的無窮大，小到無窮小。由此可知世間的大小無絕對的大小，因對待而有大小，非是絕對的大小。莊子云人生於天地之間，如小石小木生於大山。這一種大小是對待，不是絕對。大乘的「大」就不同，大到不可再大，是絕對無餘的大，橫遍十方豎窮三際。又大有大多勝三，即體相用也。體大指真如體，相大具無量性功德，用大能生一切世間，出世間善的因果。雜集論有七義解大，華嚴經有十義解大。恐文繁長，恕不廣引。「乘」是車乘，從此方運至彼方，或從彼方運到此方。佛法的乘，可以以把一切苦海的有情，從生死此岸運到涅槃彼岸。了脫生死，證大涅槃。廣泛講來，有五乘三乘之別。五乘就是人、天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五種。除人天二乘就是三乘。如就究竟不究竟而論，前四乘皆為方便，最究竟唯一乘就是大乘。法華經以牛車喻大乘，羊車鹿車喻二乘，原因為牛力大於羊鹿，牛車運載力量大，羊鹿運載力量小，這一意義，喻為菩薩捨己為人，所謂己未能度先度人者，菩薩發心。地藏菩薩云「地獄未空誓不成佛，眾生無盡方證菩提」。又行菩薩道，須先發四弘誓願，所謂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。世間一般人了解佛法，動輒以佛法為消極，以為對世間對人生均無利益，信它何為？學它何為？殊不知佛法非但不消極，而是積極的能改造人生，淨化人間。佛法的偉大，佛法的高上，佛法的正義，又豈一般愚夫愚婦淺見者流所能了知一二呢？

「起信」二字，起就是發起的意思，一切眾生本來具有本覺，以眾生所具的本覺內薰力為因，復以外面的善友為緣，有內因外緣和合的力量，就能使一切眾生在殊勝境界希有信。信為每一切眾生（不論作何事）最少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之一。孔子云：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」華嚴經云：「信為道源功德母，長養一切諸善根。」學佛有信、解、行、證、四個階段，信列第一。信之真，行之切，不信就不能行。唯識論中信為心所約別為三：一、信實有，就是於諸法實事理中深深的信忍；二、信有德，德指佛、法、僧、三寶。佛法僧三寶有大功德，當信當敬。世間金銀珠寶雖可寶貴，能生人亦能殺人。如與佛法僧三寶比較，就有天

上地下的差別了。三、信有能，世間一切有情，往往自暴自棄。本可為聖為賢，不信自己，降低自己，因而三界流轉，解脫無期，咎由自取。如果相反的話，不論世間善和出世間善，我信我能有力承辦，不屈不撓，學大丈夫的精神，承當下來，所謂彼既丈夫我亦爾。如具有這種精神，又有何事不可為，何事不可作呢？精衛填海，愚公移山，不就是這種精神所造成嗎？否則不具信心，如何能輕輕嘗試而不畏失敗呢！

上面已把大乘和起信四字分釋完畢。現在再把大乘起信四字合釋，所謂大乘乃眾生心內的大乘，非在眾生心外，我信我心本來是佛，我與十方諸佛無有差別，十方諸佛已竟成佛，我與十方諸佛一樣，當然亦可成佛，十方諸佛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難行難忍，經過了三大阿僧祇劫，修福修慧，又經百劫修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我亦當依樣而行。雖經三大阿僧祇劫很長很長的時間，也沒有畏懼或退志，如果能這樣的信，就是大乘的正信，不然的話，就成為假信或邪信了。

別題既解，應當來解通題了。論是經律論三藏的一藏，論的意思就是假設問答，抉擇空有。就是把佛法的深妙的道理，從問答中抉擇出來。論的道理簡約的說可以分為三類：一、釋論，就是解釋某某經，依某某經而造的，如十地經論，就是依華嚴十地經而造的。龍樹大智度論，彌勒菩薩的現觀莊嚴論，就是依六百卷大般若經而造的。二宗論就是於某宗教義而加以闡發造的。如法相宗的成唯識論，般若宗的中觀論，這許多論，皆名宗論。三通論全部教理由淺至深，從小至大，分別它的道理。大乘起信論在三種論中屬於通論。論以名句文為體，論為能詮，大乘起信則為所詮。能所合明，就成為「大乘起信論」的論題了。

二、作者、譯者

本論是馬鳴菩薩所造，據傳說印度古來就有六馬鳴的傳說，不止一人。然而依多數人的意思，造起信論的馬鳴，是在龍樹菩薩以前的馬鳴。為什麼名為馬鳴呢？依諸傳記約有三釋：一、馬鳴初生的時候，感動諸馬悲鳴。二、馬鳴菩薩能撫琴以宣傳法音

，馬聞法音就生悲鳴。三、馬鳴菩薩善能說法，感動諸馬，甚至垂淚，七日不食。有斯種種，因而名爲馬鳴。菩薩二字，具足講來，爲菩提薩埵四字。我國人好畧，簡稱菩薩。菩提譯「覺」，薩埵譯「有情」，合起來講即覺有情也。菩薩覺悟以後，就以自己所覺悟的教化有情。所謂上求下化，與儒家「先知覺後知」，「先覺覺後覺」同一道理；或者說菩提是所求的法，薩埵則爲能求人的心境合明，人法雙稱，就是菩提薩埵的意義了。或薩埵名勇猛，這就是說明菩薩具大勇猛，有大志能，非一般人所能及，因而名爲菩薩了。

本論譯者爲梁代眞諦三藏，譯經紀云：「沙門波羅末陀譯云眞諦」，又名拘那羅陀。譯成中國語言，名爲親依。唐朝譯華嚴經的實叉難陀也曾譯過這部論，後人稱爲唐譯。現在所講的是梁譯，慈恩傳曾有這樣的傳說：謂印度當時已無此論，玄奘法師從中文又譯成梵文，流傳印度。後來印度有大乘起信論，乃由中國流入，由此可知大乘起信論爲馬鳴所造，當然有事實證明了。

正釋

第一章 歸敬造論

子、初、歸敬三寶

歸命盡十方	最勝業徧知	色無碍自在	救世大悲者
及彼身體相	法性真如海	無量功德藏	如實修行等
爲欲令衆生	除疑捨邪執	起大乘正信	佛種不斷故。

菩薩造論，因爲智未圓滿，恐自己所修、所學、所理解，所證見的未能深入，智力不足，因而在造論之前歸敬三寶。依三寶的力量，使所造的論能令一切有情得大利益，不致勞而無果。我們在這裏可以見到菩薩悲心的廣大了。但是在諸菩薩造論的時候，亦有種種的不同，並非一律的、決定的，要歸敬三寶。有的菩

薩於佛法僧三寶皆全歸敬，如龍樹的大智度論，無着菩薩的攝大乘論。有的菩薩惟歸佛寶，如地持論。有的菩薩唯歸法寶，如世親菩薩的十地論。有的菩薩直說己意，不歸三寶。由此看來，造論的菩薩，隨自己意，或歸或不歸，並非一定。

爲什麼歸敬？不歸敬可以嗎？菩薩造論，歸敬三寶有六種義：一、法爲佛說，若無佛說，如何能有法呢？若無有法，則一切衆生又從何而生解呢？僧能傳法，若無僧傳，雖欲聞法，又從何而聞呢？佛有說法恩，法有生解恩，僧有傳法恩。我之所以得到慧悟，由佛、法、僧，則佛法僧對我的恩德自然深厚，飲水思源，怎麼可以不歸敬呢？二、請求加護：時至末法，人心險薄，信受者少，傳化不易，若不仰請三寶威力護持，怎能自通而宏化呢？三、爲令生信：論主尚居因地，未證佛果，若依己意，人不能信。歸敬三寶，明有宗傳，非出己意，不致自相隔礙，使人生疑而不信。四、儀必歸敬：如世間人，忠臣孝子，凡有所作，臣必白君，子必啓父，三寶的恩德超過世間君臣父子，因而菩薩造論，欲光大佛法，又怎能不歸敬呢！五、三寶殊勝：冥冥長夜中，三寶爲燈燭，滔滔苦海內，三寶爲舟航。三寶是吉祥境，標於論首，可以顯三寶爲最殊勝。六、利益人羣：能令一切有情趣求三寶，發心歸向，生信生解，歸依三寶，解脫生老病死種種苦厄，而得涅槃無上大樂。有斯利益，怎能不歸依三寶呢？

歸命二字，表示至極誠敬，無有虛僞。歸的意思有轉黑反白之義。惡業名黑，善業名白，轉黑反白就是消滅不善的惡業而廣作一切清淨的善業。又歸的意思有歸投、信託、依靠義。什麼是命？色心連持名命，富貴窮通，智、愚、賢、不肖，色身的正報，國土的依報，一切的一切，無不由造業所感。各人有各人的業感，各人有各人的天地，彼不同此，父不能代子，子不能代父，夫不能代妻，妻不能代夫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這就是業因前定，無有絲毫假借。生命是人生最尊貴，最有價值的，亦是人類最愛惜的東西。以之奉托依靠，而無絲毫猶豫，尚有何不可捨，不可放呢？非誠敬到不可再誠敬的時候，又怎能這樣去作呢？這亦可表示信心信到不可再信，縱然毀壞生命，亦在所不惜。這樣的信

心，這樣堅固，可以名爲不壞信。有此信心，何事不可爲，何事不可辦，又有何事不可成呢？生命是每一人最信賴的，而今更有超過生命信賴之上可以信賴，當然是有比生命爲更可寶貴，更可尊敬的東西在。要知道我們現在生命是在人、我、是、非、交投下重重纏縛，縛上加縛，無法解脫，無法出離的。若欲出離，解脫，從我、我所，解放出來，那麼，不賴不壞信是沒有希望的。究竟不壞信信仰的是什麼？那就是佛、法、僧、三寶，爲超生命的信仰，因爲三寶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。人能信仰它，依它而行，可以轉有漏成無漏，轉生死到不死死，超脫苦海而達到快樂的彼岸，兩相對照下，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了。

或云歸是敬奉的意思，命是諸佛諸聖的教命。就是以信奉的心爲能歸，諸佛諸菩薩的教命爲所歸。比對而論，則前一義爲深長，而後一義似不及前一義爲殊勝。因爲前一義是以命爲能歸，而以三寶爲所歸，能所互換，能所相反，義理不同，怎能沒有殊勝，不殊勝的分別？「盡十方」是表明所歸盡敬的寬廣，就是說不是歸敬一方的三寶，而是歸敬東、西、南、北，四維上下，十方的三寶。凡有三寶皆盡歸敬，不是有歸有不歸，而有所不盡的悔憾。

「最勝業徧知」：最勝業是佛的身、口、意、三業，最爲殊勝。佛的三業非小乘可比，已斷盡煩惱，障盡圓明，由發菩提心的因位，達到佛果的極位，因此名它最勝。「徧知」指佛的大智功德，讚佛的意業殊勝。佛智有二：一、眞智，亦即根本智的意思。能知眞如門，有恆河沙功德。二、俗智，亦即後得智的意思，能知生滅門的緣起差別。因此佛的智慧和圓滿，對於世間，出世間一切染淨因果，無不澈底了知。二諦圓融，眞俗無碍，對於一切衆生心性盡澈盡了。佛智徧知，眞可以說名符其實。除佛以外，有誰能有佛的智慧功用呢？「色無碍自在」，這是讚佛的身業的殊勝，指佛的大定功德，依定發通，就能現色無碍。無碍的道理可分爲四種：

- 一曰：大小無碍
- 二曰：互用無碍

三曰：理事無碍
四曰：應機無碍

所謂「大小無碍」，道理很是微妙。普通人看來，似乎不可理解，但是自從原子彈落在日本廣島之後，科學家發明了「能」的效力。佛教所說「禪定」，「通」的眞理得到證明。就是說「能」無大小，彼此無碍，而無碍就是「通」。現代科學昌明，其他宗教都已動搖，只有佛教得到科學原則的支持。以佛法來講，佛的身根一一皆能周徧法界。諸根不大，法界不小。而一一法界，亦不離諸根形相，諸根之小，不碍法界的廣大。反過來說，法界的廣大亦不碍諸根之小。芥子納須彌，須彌納芥子，佛身的妙用是不可以凡情推度的。

其次是「互用無碍」，這是說諸根互用而不相碍。修行到菩薩的境界，就能「一根返源，六根解脫」。六根相對六塵，雖然道理不變，但修到菩薩境界，眼不但能看「色」，也能發揮其他五根的作用，能聽、能嗅、能嚐。儒家以孔子的學養，只能做到天人合一，已非凡夫所能做到。但是佛教修到菩薩境界，更能超乎天人，菩薩已能如此，何況佛呢！當然不言可知。金剛經云：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就是說六根必須解脫。六根不解脫，怎能做到「無所住」呢？心經內說：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」。原因色乃八法所成，因緣和合是假。這道理只有依佛法才能講得通。

理事無碍：理是理體，事是事相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也就是說空不碍色，色不碍空，理不碍事，事不碍理，理事圓融，是爲理事無碍。

應機無碍：佛的報化二身，隨機施化，可以一身現無量身，而無量身仍可攝歸一身，十方普應多機頓感，在彼不碍此，在此不碍彼。所以說佛身應機無碍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